

克任視長惠在

壬午冬

蕭素荷字贈

增評補像全圖金王緣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忒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原本根此開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偕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正火旺之鄉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此禍起於起於錯裏。錯明矣帶著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瞞蔣玉函，大爺就生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三天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情。天三生木天一生水是為然五報復故必。曰第三天想起頭一天正是以水生木。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淌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嗎？」驚齊探春諸人同受責備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著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也幫他們是無良之面而在談天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此他小廝無名獨曰李祥。

見此理之宜詳自無幸找著一個好先生所謂乃筆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

得生機於死地也。吳良有面有底必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你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

喝酒的吳良。用拉扯大罪都到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你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

也三乾三連也。此天理循環自復而乾也。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

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

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

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云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因圍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

相識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顛門身死蒙

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門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業訴辯有干例禁

生念手足冒死代呈在乞憲慈恩准提證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

批的是屍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門殺供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捏詞妄

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一呈一批不即不離合萌蘆素而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

是救不過來了麼。婚不可救。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

的問來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

一分大禮。歸著一情。字一金字。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太爺要受苦了。薛姨媽

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

及銀物。政之為正。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

便弄通了。絕無累。然微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十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

筆替墨。然微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十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

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三為乾王為地復始否泰之理總包此兩字並

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

了三出於大大為陽為乾先天八卦乾位南方故居而鄉大兒二兒皆死則初文二文皆斷而成陰為

故受賄親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女人呢即賈銀將算之年截下

得二十即為寶銀作生日之金業成於此故必曰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

此理宜窮而李家店吳良合天成理良心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

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叫青天正親兒之義也不止曲肖聲口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

口詞形容書至與鈕父無名月乃惡雪眾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

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

易理一為奇二為偶偶為陰是又既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兩語之妙不可思議以為形容鄉愚失

死之張三絕非以張大張二雖奏不演空部也故曰不是傭工書之矣蓋此四由即中任回中出以寶玉

用當槽正是收意馬通放心也故曰是當槽兒槽文木書為木所司則正春令播者當也為木將及又

是年星以為累更何暇著此等市井戲言以形容一沒要緊之人乎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

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裏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

他們到底怎麼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

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

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此處胡說。乃為翻案。點睛不可忽。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道你親眼見得。天理良心。猶嫌得。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此處胡說。乃為翻案。點睛不可忽。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道你親眼見得。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說打未打成而不戒也。掌嘴是借胡說戒多言。乃吳良求著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陳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折。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不答有什麼銀錢。諸人本自無賴。而己。知縣便喝道。好個翻案東西。中要用隱微此處尤重。本縣前日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饒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作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顙門有碰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顙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一寸分去七餘。三合五得八。五合也。七分八分得十五。所謂將第也。年張三素實銀。業也。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並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為鬥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結案正面而支離恍惚。對張王氏哭著。

亂嚷。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歡喜，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三三見九為陽數，盡三三合六為陰數，成三三為六畫之乾，兩皆兩詞，故堯為周妃，為元妃之疑，坤四又曰括囊死周妃，所以死元妃死元明以抑氣數而氣數使然則由自取，堯王之死雖氣數而因口古不能括囊也，只此四字妙義無窮，而看官或以為閑文，但不解死者必定是周妃何此書愛令人姓周耶？皇上報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吝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循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裏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偕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周妃之薨即元妃薨逝之數之必抑報復之必彰必從薛起也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省宮闈計為日無多今又曰上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敢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裏。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以夢證夢指點大意轉是明筆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

的了不得趕著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有他們所未知而此已知之者你想外頭的

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

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一切喪敗過後明白則明白又何益乎正釵之有道而戒凡為釵者也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了頭婆子

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僭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

算命的。說得很准。元妃一篇命理乃是了頭婆子口中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

裏頭。無非二了頭無非簿命元妃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

辰錯了。錯字特提正明釵之誤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

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

裏養不住的。也不見得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

木料。愈經斷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千金為貴。什麼已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

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

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

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閑人不善星學考之書與本文亦相合非若水游

生於正月。初三方有辛巳時。以云初一則不對。至云元妃薨於甲寅。得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壬申。云

甲申。得年四十三。則當死於丙寅。確非甲寅。矣。蓋立一元春。崇所以立破。木石成金玉。一氣數之天而

此天與道理為敵。雖一時縱橫。忠肆道理。無可如何。致惡人。屈伏及至。時移事過。復見清明。一

氣數亦歸消滅。正陽伸而陰耶退矣。數雖死而愈於生。釵雖生而不死。元妃亦同歸於盡。其八字

藏壬丙調水火也。而顛倒錯亂。總以見氣數不可恃也。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

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元妃之命生死總在寅釵而婆子了頭

訴我們大奶奶一篇命理曰。夏曰金曰佳而已。而妻子了頭罷了。了吉寶釵能明。明記夢話。不怕旺感。然人書中黛玉完元春先之。而完釵則到底未完。故尚未說完。其寶無特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忌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薛之八字即元之看有妨碍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京之外皆外此命理取用。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里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為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一轉一深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裏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為實。也不便再問。信以為實是端理不再問是空門一段問答包羅萬象與命理同為本回本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將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裏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裏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將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

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着呢。」問他做什麼。語中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立教流刑案正立銀襲心倒不如靜靜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攔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愛字深文心是銀口是兒寶玉被襲人一提醒，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裏，我去就來說着就走。情因心愛二字直認黛玉是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黛玉道：「這都是我提頭兒，說不諱，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徑走到瀟湘館來。遠入下回白低着頭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一語賦性見你之外更無人也寶玉一面笑，道：「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和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前是教現在金玉猶可止也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書中所演無非空渺而止是像其實未也實則易理大凡五木皆陽勾又勾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姊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怪而易以一畫開天正是天書人能知此書奇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其實又只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不識琴先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認不得？」雖知認不認得大家通病黛玉道：「你認得麼？」寶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後天之心轉認得琴正所以禁從天也我們書

房裏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穩好古琴客則名穩好古其義自明而廣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賈政之琴都使不得政知禁而不知所以禁也既使不得還

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以謂佩語為機失教指點而

怎麼你有本事藏著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雖會不真一死前日身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

有一盒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持性我在

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工夫不弄了

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本無文字語言即聲

文的不真會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於師裏一

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黛玉之低頭正即

來神情如畫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字都不認

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良知當以意會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

我那個大字加一句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

句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借容易之易明點周易之還

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法說琴說書寶玉樂得手舞足路的樂之實即仁之實必至

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

侈全書大旨到此方纔說出可見百廿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或在林巖的裏面

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過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

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是乃說書知音之難如此。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

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縵。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儀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如法操演。自含妙。然後

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著自己的當心。兩手方

從容抬起。這纔身心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又作者。寶玉道。我們學著頑

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著。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高興。正對低頭過猶不及。一死一亡。皆非中道。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頭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鵲道。不是

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高與因成此。而高興也。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

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著就疏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

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此段問答。語有芒角。與寶玉笑道。可是

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

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都是會而不會。言下指點。說著。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

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

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裏。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往下說了。一對字為心

所謂。坤所謂。牛而受用。於此不。寶玉便笑著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復非真

不牛也。折用成。黛玉紅了臉一笑。再以一紫鵲。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著小丫頭

捧著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裏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盃

林姑娘一盆。琴者禁也。蘭者關也。黛玉終得禁制範圍而黛玉看時卻有幾枝雙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數看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蘭既得偶琴即和。蘭花就可以做倚蘭操了。倚蘭操作於孔子乃大學之源也。本大段以大學起以周易結。琴是周易與琴與蘭總為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不知音而已。黛玉聽了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裏不禁又滴下淚來。必當一點還結琴蘭紫鵲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裏那麼高興又提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沒個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此等大章法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來路甚遠所以圓惡夢而揭全書實義。上半回從葫蘆案來此老官即假語村言作者自命也。蓋納污含垢以成此書正以葫蘆案不可不翻故曰受私賄翻案牘也。所演事跡皆是反說下半回又作者自白見翻此案解此琴無非寄閑情而已乃從歸省夏元宵生出以明琴書真實作用故用元妃命理為過脈。

自省宮闈至此回為一大段乃為斷痴情成大禮再作遲留以挽氣數而伸道理之文字也。惡夢誰尋驚風自作葫蘆案下結不了冤怨官司鳳藻宮中鬧不清姻緣頭緒老官秉筆要攔大眾吃糠工部郎中偏報到文起彈琴不許一人歸墨李家店主試提來放流刑忽認忽翻閨閣聲半吞半吐此中無文字何處寄閑情惜哉北靜王笑飲南無佛。

蔣玉函久不提。今離聘娶襲人。為時不遠。因視玉函。為次日薛蟠生氣。擲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紅汗巾。襲人嘆說。反挑將來聘取情事。靈活關照。真雕龍手筆。

先叙批駁。初呈後叙。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影子。又補叙算命一層。為本年元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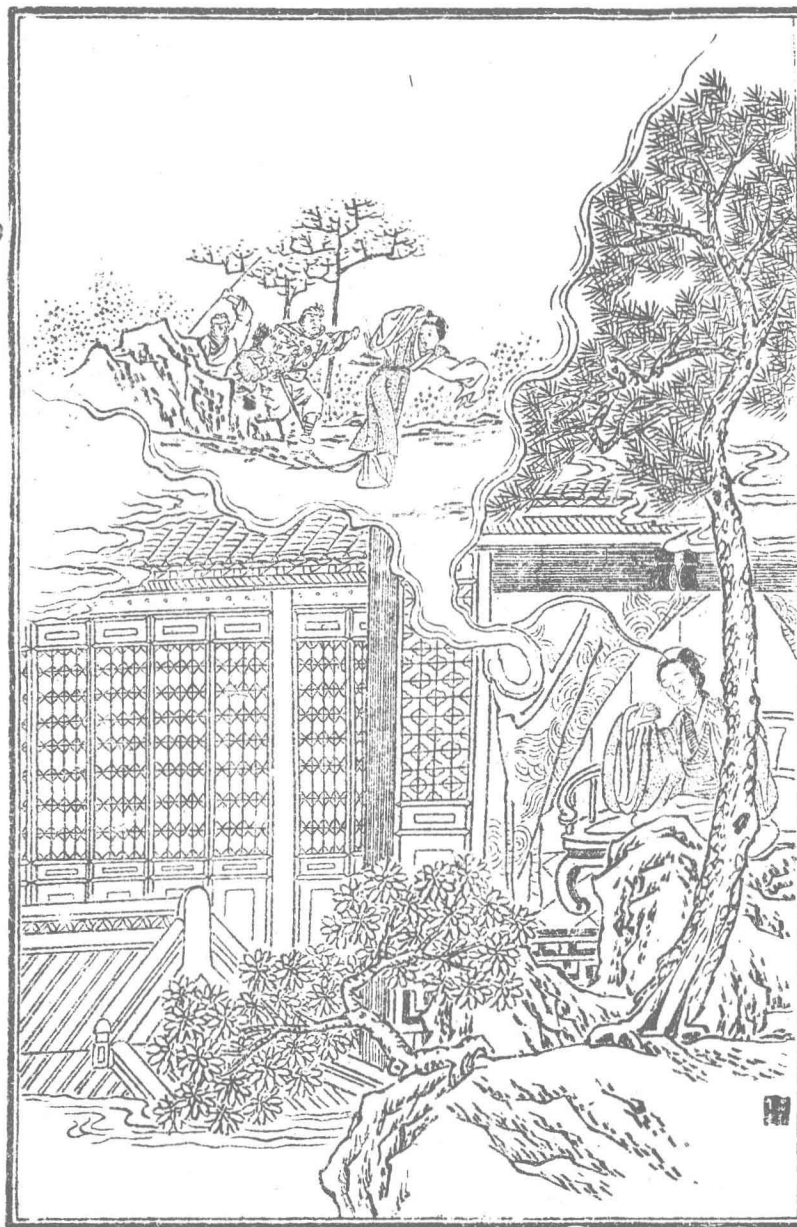
寶玉不識琴譜。最為確切。曾憶予八九歲時。偶於書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書等。並無譜中一字。疑為異書。又疑為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既而照寫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此書。恍如昔年光陰。不禁為之啞然。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間事。因下回猶點明九月節候一句也。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何必不來而以札明告之矣。是乃催死存惜黛之不悟也。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堂親衰邁。兼之號聲信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

密雨。夜深輟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慙惻乎。回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

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遊之句。未嘗不款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

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一札有自。懼有自悔。能將時虎之勢。洋溢言下。乃極吃力文字。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遺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

心咻休。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惻肺肝。二解

惟蕭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將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予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大。一齊解散。黛死寶亡。釵亦不知所終矣。擬為寶釵心聲。何哀以思耶。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到底認賊為子。正在沈吟。

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裏呢。應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

只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綺。探春結財。湘雲結色。綺綺結語。便是四解。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

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擲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裏。不來。為奇。怪。納悶。是。即。寶。玉。看。天。書。而。以。不。來。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寓。探。春。深。心。生。視。家。敗。人。亡。炎。然。不。顧。乃。到。乃。大。之。寶。指。如。今。是。他。們。尊。禮。有。些。不。來。橫。豎。要。來。的。脾氣。嬌。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著。忽。聽。得。唰。唰。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寫。最。清。而。聞。香。於。落。葉。之。中。是。即。刺。中。景。復。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居。士。聞。木。中。無。隱。乎。兩。齋。堂。答。山。谷。之。語。今。黛。云。然。乃。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裏。的。那。謀。後。來。之。風。姐。現。在。之。探。春。同。為。一。陰。也。裏。還。有。桂。花。呢。明。點。九。月。事。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金。桂。報。復。隱。中。禪。機。只。是。好。相。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像。不。可。認。真。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愈。說。知。道。愈。不。知。道。知。幾。其。神。乎。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已。無。所。用。其。禁。矣。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裏。呢。相。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混。合。通。達。無。碍。便。是。四。解。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至。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殷。勤。了。幾。